

苦儿 历险记

埃克托·马洛●著 唐祖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苦儿历险记

[法]埃克托·马洛 著

唐祖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ctor Malot
ROMAIN KALBRIS

本书根据法国 Hachette 出版社
1937 年版译出

苦儿历险记

【法】埃克托·马洛 著

唐祖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1,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ISBN 7-5327-1137-4/I·644

定价：2.15元

(沪)新登字111号

千万别根据我现在的境况，断定我有命运女神做教母。我的祖先，假如我用这个字眼不算口气太大的话，世代都是渔民。我的父亲排行十一，他是最小的孩子。我的祖父含辛茹苦，抚养一家老小，这是因为干这一行比别的活儿艰苦，收入和劳动并不相称，劳累、危险少不了，要挣钱可就得碰运气。

我父亲十八岁那年就上了海军军籍处的花名册，这是一种征兵的形式。政府用这种办法，可使所有的海员服役三十二年——从十八岁开始，到五十岁终止。爸爸走的时候既不会念，也不会写，回家时当上了水手长。对于这些没有进过政府学堂的大老粗说来，这算是最高的军阶了。

狄安港是我们的家乡，它邻近几个英属小岛。政府在这儿驻扎了一艘单桅战船，任务就是防止那些泽西岛^①人前来捕鱼，同时，也迫使我们这些海员遵守渔政规定：我父亲就是被派在这艘战舰上继续服役的。这算得上是一种恩典。因为，不管水兵们多么习惯于以自己的船为国土，一旦能回归自己的家乡，他们总感到是交上了好运。

① 泽西岛是临近法国西北海岸的英属小岛。

爸爸回家十五个月以后，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由于我是在三月里的一个星期五的新月之夜诞生的，一些乡亲就一致预言，我将历经危险并经常在海面上航行。他们还说，要是新月之夜的势力斗不过星期五的影响，我可能要遭遇很大不幸；危险么，我已经历过了，这正巧是我愿意给你们叙述的事情；海上航行，我也完成了；至于那两种势力的斗争，那是激烈的，等我讲完故事，你们就会说出究竟是哪种势力得胜了。

预言我将冒险，我将航海，这是承认我确实是这一家族的孩子，因为，所有姓卡布里的人，世代相传都当过水手。而且，传说如果是事实，他们甚至早在特洛伊战争的时代就已经靠海为生。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我们自己杜撰的，而是那些学者先生们提出的，他们认定那时狄安港有上百户人家，确切地说是些水手的家室，这些人家应当是古代一批腓尼基移民的后裔^①，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从我们乌黑的眼珠，微黑的肤色，细巧的鼻型来看，我们丝毫没有诺曼人或是不列颠人的体态。我们的渔船完全是尤利西斯^②式船的仿造，就象诗人荷马为我们吟咏的那种式样：一根单桅，加上一块方方的船帆。这种船的装备式样，在希腊爱琴海一带是很普遍的，而在拉芒什海峡附近，就唯独这儿才有。

对我们说来，我们对祖先的记忆并不象学者们那样上溯得那么久远，尤其是他们个个长得差不多，十分容易把

① 腓尼基人起源于黎巴嫩一带，擅长航海。

② 尤利西斯，古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城的将领。

我们的记忆搞得混淆起来；每逢有人谈到某个亲戚时，他们的经历几乎大同小异，诸如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去航海，正是在大海上，或是在海外那些很难记得起名字的国家里，他们或是死于一次海难，或是死于无数次的海战之中，或是死在那些充当囚牢的平底船上。在公墓里，镂刻着女孩或是寡妇姓名的十字架很多，但刻有男孩或是成年男子的十字架就很少很少；他们都不是死在自己的家乡。可是咱们家正象所有其他的家庭一样，也拥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一个是我的外祖父，他当过法国船长絮尔库夫^①的副官；另一个是我的叔父弗洛伊。我刚懂事不久，他的名字我每天要听上十来遍；他在一个拥有许多大象的印度国王跟前效劳；他指挥军队反击英国佬，他还装有一个白银做的假胳膊。成群结队的大象，一条银制的假胳膊，这可不是一场梦哪。

正是卡布里家族所具有的那种热衷冒险的天性，促使爸爸在婚后没过几年就再次上船服役：他本来满可以到一艘每年春天驶往冰岛捕鱼的双桅船上去当大副；但是，他却给国家服役了，他热爱祖国。

爸爸动身的情景我记不清了；对这个时期我所留下的唯一记忆，是和那些海风猛刮的日子、雷雨交加的夜晚，以及赶到邮局门口去候信的时刻，紧紧连在一起的。

有多少次，在深夜里，妈妈要我跪在她点燃的蜡烛前面祈祷！我们认为，狄安港起了风暴，那就是世界各地都

^① 絮尔库夫(1773—1827)，法国航海家。

起了风暴；那摇撼咱们小屋的飓风，仿佛同时也在猛烈袭击着爸爸的桅船。风，有时刮得猛极了，必须爬起身子去扣缚窗闩。咱们家的住房原是穷人住的破屋：它一端给断崖崩下的碎石堆挡住；另一端用一艘失事的三桅帆船的舱面室遮蔽。这座破屋，尽管两端作了这样的防御，在风暴的摇撼下，还是不住地晃动。十月里的一个深夜，妈妈把我叫醒了：可怕的暴风雨呀！风在咆哮，房屋在摇晃，钻进来的风把烛台上的火苗刮得来回晃动，直至熄灭。等到风声稍缓，我们听见海浪在冲击岩礁，而那阵阵怒涛涌进绝壁之下的空谷回响，就象腾起无数声大炮的轰鸣！尽管这响声惊心动魄，跪着的我还是马上又睡着了。突然，窗子从铁栅中被拔起，飞到房间里摔得粉碎，我好象立即就被卷进一个旋风涡里。

“啊，上帝！”妈妈呼叫着，“你爸爸完了！”

妈妈对自己的预感和微妙的启示深信不疑。在这个暴风雨之夜几个月以后，她接到爸爸一封来信，使得她的这种信念格外虔诚了：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爸爸正巧就是在这个十月，遭受过一次暴风的袭击，并且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一个海员妻子的睡眠是一种忧愁交集的假寐：梦见了海上的遇难，守候着迟迟不到的信件。她们的一生就在这两种焦虑中度过。

在我讲到的那个时代，邮政服务事业还不象今天这样完备；驿站的人把信件一古脑儿送往邮局就算完事。逢上邮班车从纽芬兰岛赶来的日子，邮局里总是挤满了人。有一些妇女抱着婴孩等待邮局叫她的名字，一些妇女眉开眼

笑地在念信，另一些痛不欲生地在哭泣。那些没有收到信的就向收到信的打听消息：因为邮局里的人，逢到水手们正在海上时，他们通常不好说这句谚语：“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有一个老妈妈六年来每天都来邮局，可是她在六年中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大家都叫她儒昂大妈。有人说，她丈夫和四个儿子所在的那条小船，在一阵旋风过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从这个传说传播开以后，她每天清早都赶来邮局。“还一点没有你的消息，”邮局里的人说，“明天会有的。”“是的，明天会有的，”她痛苦地回答。她随即从邮局赶回家，第二天清早再赶来。大家都说她疯了。不管她有多么疯疯癫癫，我可从来没见过象她这样悲痛而又温和的疯子。

我几乎每次去邮局，都发现她已经到那儿了。那个邮务员是兼职的，既是香料杂货铺老板，又是信件的发送人。因此，在铺子刚开门的当儿，他自然得先去招呼那些买盐、买咖啡的主顾；这就使我们尽有时间交谈。这个邮务员在做杂货铺老板时，戴一顶鸭舌帽，围一条蓝兜裙；轮到做邮务员，他就换一件呢上装，戴一顶天鹅绒的无檐圆帽。每当他戴上了无檐帽，他就决不给任何人递芥末粉；而且，他不脱下围兜裙，就决不给人递信，因为他明白自己手里的一封信，关系着十条人命。

每天早上，儒昂大妈都要给我重讲她的故事：他们正在捕鱼，突然来了一阵飓风。风刮得猛极了，他们驶不进亲爱港，就只好顺风逃命。船驶过了拉普鲁当斯港，也没

法子靠岸。可你要明白，跟着儒昂这样的水手一起出海，保你不会有危险。他们准会在大洋上遇见拯救他们的轮船，把他们带回来；这样的事情有过好多次呢：梅拉尼这个小伙子就是这样生还的。他们也许叫人送到美洲上了岸。当他们回家的时候，热罗姆一定长大了！他走的时候十四岁；十四岁加上六年，那有多大啦？——二十岁。——二十岁！是一条汉子啦！”

她从不许旁人说他们完了。她自己在临终的时候还不相信他们已经葬身海底；在她弥留之际，她把三枚金路易交给本堂神父，托他转交给即将归来的热罗姆。就是为了这个小儿子，她不顾自己的生活需要，不顾自己的穷困，始终如一地攒下了这笔钱。

2

爸爸在船上的服役原定三年，他却呆了六年，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十岁了。

这是一个星期日，在望完大弥撒以后，我正在海堤上观看一艘海关巡逻船返航。有人望见在舵手的旁边，站着一个水兵，他那一身海军制服，映衬在那些税警穿的粗绒短衫中，分外引人注目。

“罗曼，”乌埃尔船长放下了望远镜对我说，“那是你爸爸，快跑过去吧，要是你愿意在码头那儿接他。”

跑啊，我真想一个劲地飞跑：可是我那两条腿象是折断了似的，不听使唤。等我跑到码头，巡逻船已经靠了岸，爸爸已经走了下来，大家前拥后挤地争着和他握手。有人做东，要请爸爸上咖啡馆喝柠檬水。

“今天晚上，我总得抱抱老婆和我那小水手吧，”他说。

“你的小水手，瞧，他不就在这儿吗？”

晚上，天气开始变坏了；可是没有人起来在房间里点蜡烛。

在这六年的航海生涯里，爸爸阅历了很多事情，而我正好是他身旁的永不厌倦的听众。爸爸外表看上去急躁而且粗野，可实际上是一个最有耐心的人，他带着那种永不

改变的和颜悦色，给我讲述那些对他说来并无乐趣，但却能满足我童年幻想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中，有一个是我百听不厌、并一再要他重复的：这故事讲的是我的叔叔让的事情。有一次爸爸的船停泊在印度加尔各答。他听见有人讲到弗洛伊将军，当时他正以贝拉尔王国大使的身份驻在英国总督的跟前。人们讲他的事迹就象讲传奇。这是一个志愿为印度贝拉尔国王效力的法国人。他在一次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战斗中，大胆出击，拯救了印度军队，因此被任命为将军；在另一次战斗中，一枚炮弹炸掉了他的一条胳膊，他装了一条银的来代替。当他用这只银手，勒着缰绳，纵马回到国都时，教士们匍伏在地，崇拜他，声言在他们的圣经上，早就写着：当贝拉尔王国军队受一位来自西方的外国人统率时，贝拉尔王国的国力将达到峰顶，人们并可从银手臂上来辨认这位外国人。爸爸拜访了这位弗洛伊将军，受到他的热情欢迎。在整整一周内，让叔叔就象接待王子似地款待爸爸。他还想带爸爸去他所在的国都。但军务在身，条例无情，他必须留在加尔各答。

这个故事在我的想象中驰骋，产生了最强烈的印象：我那位叔叔占据了 my 全部思想，我一直梦见大象和在象背上的驮轿；我不断地见到那两个手持银胳膊、伴随在叔叔左右的卫兵；在这以前我一直对持戟、戴盔站在教堂门口的卫士怀有一种钦佩之情，但这两个在叔叔跟前当侍从的卫兵使我不把他们的铁戟和头盔放在眼里。

爸爸对我的兴致勃勃表示高兴，妈妈却为我感到忧虑

不安。

“你讲的这一切，”妈妈说，“会使他对航行和大海更着迷。”

“那好啊，以后，他会干得跟我一个样，可为什么不象他叔叔那样去干呢？”

象叔叔那样去干！亲爱的爸爸，你知不知道，你点燃了什么样的火种啊！

妈妈势必要顺从这个想法：听任我去当水手。不过，她在慈爱之中也有机巧，她至少希望让我在从事这种艰苦职业的开始阶段少受点苦。她决定要爸爸放弃服兵役；假如爸爸能在去冰岛的渔船上谋到一个船长职务，那我就能在他跟前当学徒了。

她一心想用这种方法，把我俩在冬季里留在陆地上，因为渔船在这个时期正好返港卸除帆樯索具。可是，人类用来同命运抗争的这些计谋和预防措施究竟能起些什么作用呢？

3

爸爸是在八月里回家的，前后三个多月都是好天气，到了九月就开始变坏了；就象过去一连几天都是风平浪静一样，接下来是一连几天的狂风暴雨。大家一开口就是讲沿海一带的船只失事。

村上所有的人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这是渔民们从纽芬兰岛捕鱼返航的时节。

恶劣的天气持续了约莫三个星期，随后，在一个夜晚，陆地和大海都出现了一种完全的平静；我以为暴风雨已经过去，但在进晚餐时，我问爸爸明天是否要把那些从雨季开始就一直张挂着的渔网重新取下，爸爸却嘲笑我。

“明天，”他说，“西面的阵风将大大增强；现在太阳已躲进一层红雾里，天空漏出了许多星星，海洋在低吟，大地在发热，你没见到的事还多着呢。”

因此第二天清早，我们没有出海，而是用大车运来了许多石块，把它们全都压在那座破损的舱面室顶上。天亮时，刮起了西风；没有太阳，黑压压的天空逐渐被一道道墨绿的长线划亮；虽说是在退潮，远处传来一阵阵低沉的狼嗥似的声音。

突然，爸爸在屋顶上停下了工作。我爬上去站在他的

身旁。远处，在水天相接的海面上，我们望见一个极小的白点出现在阴暗的天幕上，这是一艘海船。

“他们要不把货物抛掉，那就是找死了，”爸爸说。

在西风猛袭下的狄安港，实际上是无法接近的。

这是天空中一瞬间的疏朗，使我们望见了这艘帆船，也几乎是在同时，它消失在我们的眼帘之下。絮云正在聚成黑乎乎的一片，它们就象火灾时冲天的滚滚浓烟，互相混杂在一起，迅速升高；而那半天的穹窿，就是这浓烟直冒的炉底。

我们走到镇上，人们正往海堤方向跑，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刻出现的船，就是遇到危险的船。

远处的海，就象我们脚下的海和我们身旁四周的海一样，是一片白色的泡沫，一片滚动着的雪团；海潮涨得比平时快，它带着一阵低沉的吼声，裹挟着一阵阵的风暴，使我们什么都听不清；云块尽管受狂风的劲吹，可仍然是这样低垂，这样沉重，仿佛它们所有的重量都要靠这一片泡沫托住似的。小白点已经变大了，这是一艘双桅帆船，桅杆上的帆几乎全落下了。

“瞧，它升上了三角信号旗，”拿着望远镜的乌埃尔船长说，“这是勒厄兄弟的船呀。”

勒厄兄弟是这地方最富有的船老板。

“它需要领港人呢！”

“啊，是要领港人；可要出得去才行。”

这是领港员乌萨尔大爷在回答；由于聚在这里的都是行家，所以也没人跟他争辩。大家明白，他说得对，这时

是没法出港的。

正在这当儿，大家看见老大勒厄从市镇方向赶来，他肯定不知道这风的威力，因为他一离开最后一幢住房的墙角，身子就被吹得转了个圈，象一堆脏衣服似地扑倒在大路上；随后，他倾俯着身子，顶着风，跌跌滚滚，象逆着风浪洒水，好歹最后摸到了那个炮台的后面，我们正在那儿避风呢。

不消一分钟，大伙儿就知道这艘双桅船是他的。这是它的处女航，也没有保过险。

“假如你领它进港，每吨二十个苏。”

勒厄扯了一下乌萨尔大爷的油布上衣说。

“要去找它，先得出去。”

浪涛冲过了海堤；狂风好象成了一个巨大的扫把，把浪沫、海藻、堡垒边上的沙土和哨台上的瓦片一扫而光；那些撕裂开了的云块一直悬挂到了海面，而那白色的浪沫衬得乌黑的云块格外刺眼。那艘桅船看不到有领港船出港，就半掉过船头，想强使自己在等待中抢风直航。

等下去，就等于看着它沉没；没有领港员强行进港，那就完蛋得更快。

人们从镇上陆续赶来。

勒厄先生不断地叫喊：“每吨二十个苏，每吨四十个苏！……”

“你们都是一票货！我不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偏要出海；这会儿有了风险，你们却赖在床上！”

没有一个人去睬他。他越来越生气了，

“你们都是些无用的人，这可是三十万法郎的损失哪，你们这些胆小鬼！”

爸爸走上前说：

“给我一条快艇，我到那里去。”

“你吗，卡布里，你是勇敢的！”

“要是卡布里去，我也去，”乌萨尔大爷说。

“每吨二十个苏，我讲话算数，”勒厄先生叫道。

“得了吧，”乌萨尔大爷接口说，“我不是为了你才去的，但万一我永远留在那里，就让我老伴每星期向你索两个苏，你可别拒绝她。”

“卡布里，”勒厄说，“我会收养你的孩子的。”

“还有，我们一定要弄到戈索姆家的快艇才行。”

这条快艇，大家叫它“圣让”号，由于装备了很好的风帆，能在任何恶劣的天气下驶行，所以闻名于这整个海域。

“我很愿意，”戈索姆说，“但这是我把它借给卡布里的，还得要他把船驶回来才行。”

除了爸爸和那个领港员，还要再找一个水手：我的一个表哥站了出来。

爸爸把我搂在他的胸前，用一种至今我尚能清楚记起的声音对我说：

“她还不知道呢，”他搂紧我说，“你告诉你妈，说我吻她。”

……“圣让”号绕过了海堤。

那条双桅船一见到快艇，就掉转航向，直驶灯塔；几分钟以后，它们会合了；快艇在大船船首的斜桅下掠过，随

即，几乎是在同时，它在那儿打了个转；两条船之间拉上了缆绳。

“拖缆吃不住的，”有一个人说，“即使吃得住，他们也决不可能沿着桅船滑下去。”另一个人说。

看来，要想把“圣让”号和双桅船拢紧在一起，让乌萨尔大爷爬过去，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要么让“圣让”号撞成碎片，要么是乌萨尔大爷掉到海里。

缆绳绷紧了，桅船和快艇迎着同一风暴的挤压，同一怒涛的撞击，逐渐在拢紧。当一个巨浪把大船斜桅掀没的时候，我们看见那船一下子竖了起来，甲板上的那些水手踉跄跌撞，随手乱抓一切能抓住的东西。

“爬上去，爬上去呀！”勒厄大声嚷着。

乌萨尔大爷已经试过三四次，想要跳上大船。终于，双桅船突然闪向了“圣让”号，这时候正巧赶上那个把桅船高高托起的浪头一下子落了下来，他赶紧在桅船的护樯索旁爬了上去。

双桅船由于只需风帆的正确操纵，现在犹如飓风似地驰了**过来**。海面看上去虽然平稳了，但是桅船还在前后颠簸和左右摇晃，猛地偏向这一边和那一边，似乎马上要掉头：在桅船的一次颠簸中，我们只看见一些撕裂成碎片的帆篷；第二层帆全刮走了。由于失去了平衡的支点，桅船正横着漂过来，漂到离堤口几乎不到二三百米的地方。这时候，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圣让”号——爸爸和表哥都留守在这条船上——间距很小地紧跟着双桅船。我的眼睛盯着它，远胜过顾那条